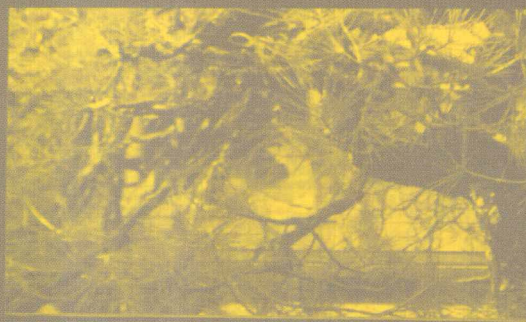


朱天心  
作品系列

小说集

朱天心

古都



上海译文出版社

朱天心作品最重要的特色是对时间、记忆，与历史的不断反思，而她老灵魂式的角色成为启动此一反思行为的最佳媒介。……朱天心折冲于最细密的现实关怀，以及最辽阔的生死忧思间，形成她作品中的一大吊诡。

——王德威《老灵魂前世今生》

朱天心对兼叙兼议的散文风格的操作，在《古都》这部中篇中达到了挥洒自如、炉火纯青的境地。但《古都》的真正动人之处，又并不完全来自这种反讽性的、自我拆解的叙述策略。在这里，朱天心整个的语调是抒情的，笔法是内省询问式的，目光则是忧郁型的。

——唐小兵《〈古都〉·废墟·桃花源外》

上架建议：小说

ISBN 978-7-5327-539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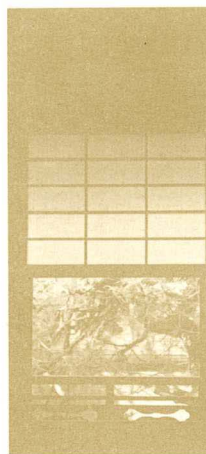


定价：28.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上海译文出版社：www.yiwen.com.cn

# 古 都



上架建议: 小说

ISBN 978-7-5327-5396-3



9 787532 753963 >

定价: 28.00元

易文网: [www.ewen.cc](http://www.ewen.cc)

上海译文出版社: [www.yiwen.com.cn](http://www.yiwen.com.cn)

# 古 都

朱天心 著

朱天心  
作品系列

小 说 集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都/朱天心著.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1  
(朱天心作品系列)

ISBN 978-7-5327-5396-3

I. ①古… II. ①朱…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3396号

古 都

朱天心 著

装帧设计 蔡立国  
特邀编辑 顾文豪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陈飞雪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http://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http://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158,000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5396-3/I·3134

定价: 28.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7602918

# 目 录

鹤妻.....1
去年在马伦巴.....15
从前从前有个浦岛太郎.....30
预知死亡纪事.....57
威尼斯之死.....76
匈牙利之水.....97
古都.....133
出航.....206

## 附 录

《古都》·废墟·桃花源外/唐小兵.....223
老灵魂前世今生/王德威.....235

## 鹤 妻

一切的终止，自那日开始……

起先，我仅仅只是想洗个澡，从妻小薰的丧礼办完到现在我都没洗过澡，岂止没洗过澡，没做的事可多着呢，例如我把连日来每天换下的香港脚臭袜子满屋四射，好奇怪的没有得到任何抱怨的回声。虽然前天走前再三教我如何操作洗衣机的岳母说过周末会来替我整理并把儿子多多带来，我一点儿都不想去认识洗衣机；我仿效我那三岁半的多多躺在客厅沙发上干号，果然有些乐趣，但并不很多不很长久，只好决定去洗澡，虽然我没弄脏自己，只因为明天开始要上班了。

我找不到放我内衣裤的抽屉，只好忍痛打开回忆重新温习平日在我洗澡之前小薰的种种行径：她总在收碗筷时就开始催我去洗了，那时我大多在重新研读当日报纸的体育版，然后多多开始有点儿闹觉地把茶几上所能有的东西搞得一团糟，小薰会从后阳台的洗衣机声中叫我洗澡并管管多多，我会进浴室，但不洗澡，有屎便拉地继续坐在马桶上，主要仍在看体育版，再一会儿，小薰会轻敲着门催我，然后拉着啼哭并弄脏了的多多进来洗澡，这时候她的脸色大多开始不好，我就弃了报纸立在浴室门口陪侍着，香香的清洁的沐浴好的孩子又让她好心情起来，总傻傻地问多多：“这个亲爱的孩子是谁的宝贝？”并认真催促在玩海绵的多多回答，多多当然答“妈咪的”，见我在时，



仁至义尽地不忘顺口提我一声，小薰便会丢条大毛巾给我要我帮多多起锅，冬天时便加句“动作快点不要冷到了”。她随即走开去，等我帮多多穿好衣服擦干头发，她总会丢过一套我的内衣裤说：“该你了吧！”大概就是那时，她去取我的内衣裤并给浴缸放满水，她那时仿佛不在卧室，所以内衣裤不是放在——她再也不会再在卧室、在浴室、在任何地方，除非死后仍有其他世界，以后漫长的几十年我断无可能再亲眼看到这么个人了——

因此我疲倦地哭着，边找着除了卧室以外的所有柜子抽屉，结果我找到了好多内衣，包括小薰的和我的，我先不吃惊我的怎么有那么多——常更换的五六套外，另有十来套尚未拆封的，其颜色、式样并无二致，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准备那么多——小薰的内衣抽屉里的一片缤纷好叫我陌生诧异，我一一检视它们，分别是各种颜色的丝质的、蕾丝纱的，和一件让我看了会从腹部暖暖热起的网状全透明的黑色连身内衣，我很确定小薰绝对没有穿过它们，因为那种效果——暖黄的灯光下，藏在种种透明、诱惑颜色下的呼之欲出的肉体——虽在各种杂志电影里看过太多，但若亲眼见过，不可能记不得的。小薰的身材很好，总之褪去了衣物就是个女人的身体，但穿着撩人的内衣因而显得令人心旌动摇的画面却是从来未有过的。记忆里，她总是穿着粉红或粉蓝的细棉布宽睡衣，走动时才会惊起一点曲线，毋宁是个少女的只可远观不可亵玩，不是没想过在她生日或就直接要求她买件性感如这些的睡衣，但总怕敏感若她会胡思乱想，好比是不是我不再觉得她有吸引力因此对我们的性生活不满，或她根本就会红着脸骂我一句：“变态哦你！”

——那她买这些又是为了什么呢？难道她觉得开始需要靠这些来提高一些两人的性趣？什么时候开始这样想的？什么时候买的？买了

又为什么不穿？或只是不在我眼前穿？满腹惊疑竟让我拿起它们一一嗅着，像只猎犬似的，但是只有抽屜的樟脑丸味，并没有小薰所惯用的香皂和体味，其中一件连上面的标签都没拆，我断定她甚至没上过身，是不是也鼓过好几次勇气，趁我洗澡时自己拿着在镜前比试，大概也怕我骂句“变态哦你”。她一定犹疑过好多次吧，并不知道那同时我泡在浴缸里有时在想着性感内衣中的诱人肉体。

我们错过了多少本来可以更美丽的夜晚。

好冷静地把它们一一叠好放回抽屜。寂寥地泡在浴缸里，第一次对认识四年结婚五年的小薰生出陌生之感，这种奇异的感觉竟像镇定剂似的让我在小薰死后第一次度过一个不再哭泣的安睡夜晚。

第二日下班后，谢绝了几个好心的同事的饭局，回家老实地把岳母帮我炖的一小锅猪脚正式吃完，因此我决定看看家里的存粮状况以决定明天下班后要不要去采购些东西。

我顺利地在厨房料理台上方的柜子里找到罐头和泡面了——太多了！光我们常用来拌面的广达香肉酱就有十来罐，不明白啊，我们三口之家，楼下五公尺之遥就有一家统一便利商店，嫌贵，坐两站公车就有家大型超市——鲔鱼罐头也有二十多个（小薰常抱怨新鲜鱼太贵而多多成长又必须吃鱼），不同品牌不同价钱。我好奇地研究起来，不同品牌不同价钱大概是先买了贵的才发现还有便宜的，只好再买些便宜的以摊平先前的损失，那么同品牌不同价钱，我检视着并终于发现贵两块钱的是易开罐的，便宜的是须用开罐器开的，那么还有同品牌同是易开罐却不同价钱的……只能说是物价波动后因恐慌而囤积的吧，我仿佛看到小薰站在购物架前认真盘算着，她数学那么差，多多一定又在脚下闹着要买糖或坐电动车，我想到我从不以为意的穷——除非跟她在深圳开鞋厂的大哥或在银行当外汇操作员的姊夫比——我

要是努力点儿赚些钱，她会不会不需要一块两块地抠，和那么恐慌蚂蚁似的囤积着根本不可能匮乏的粮食。

——天啊泡面更是有一整层架子，集邮似的没一个相同的品牌或口味，足够核战爆发后我一个人独吃一个月不会饿死，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储存那么多，因为我从不吃泡面，多多也有属于他自己的大婴儿饮食，我甚至怀疑这些是否另有他用，若真另有他用也断不是我智力所能想象的了。

我默默地掩上柜门，这陌生的一角让我对这住了五年的家起了隔世之感。

接下去又是一个快被热泪灼伤眼睛无法成眠的夜，我一度寂寞得想抱着小薰的睡衣睡，但那些从未看她上过身的内衣，尤其那件还未拆标签的，拥着它好像拥着一个陌生女子同床，而且那样的举止会让我害怕自己会成个恋物癖，因此我把小薰的睡衣重又收好，顺便把那标签取下，丢前随眼一瞄，竟要三千六百五十元一件，是在东区一家百货公司买的，我恍惚想起小薰有次晚饭桌上好快乐地笑着说今天哪家百货公司周年庆她买了一样八折再八折的东西，有次又三折价买到一双零码名牌休闲鞋等等，但既是真正的名牌，也断无太低折扣的可能，就算是低到五六折也还要一千多近两千，我不知道印象里节俭若她怎么舍得花这个钱，又如何抠得下这样一笔钱，毕竟我拿的是死薪水，每一块几乎全部都已安排好它的用途，我也知道有时她攒下的零星连同她做小姐时存的一些钱，一直交给岳母放利，但长期下来陆续贴补家用早已成了正常收支，若这些是别人送的也只有可能是亲若她大姊，就算这件是她姊姊送的，那其他类似的睡衣呢？我好奇起来，把它们又全翻出来看，一件全透明的白纱内衣是我认识的 YSL，一件黑色丝质镶有同色蕾丝的是中文译名媚登峰的，一件银黑交织紧身似

泳衣的是黛安芬的……我想都便宜不到哪儿去，完全想不透她这些形迹……昏乱中，我仿佛看到一个寻常的阳光日子里，她寻常地牵着多多去巷口的卖菜车买菜，寻常的家庭主妇打扮下躲藏着一颗好欢快的心，我拥有一件世界名牌 YSL 的内衣呢，因此与身边寻常如她的每一个家庭主妇就不一样了，不一样了，也许，她果真只是应了某些如貂皮大衣的广告词：一个女人一生中都想拥有的……

满怀狐疑地睡着，已是听到送报生的摩托车声之后了。

我的迟到及精神不济，被我的同事们同情地谅解着。睡眠不足的混沌状态，脑子反倒脱离了肉体似的异常独立清醒，那个熟得不能再熟的我唯一的家，此刻显得陌生而不可知，我几乎觉得今晚回去，出来应门的是一对我从没见过的夫妻与小孩，我也能接受，我将会礼貌地说声对不起而离去。

但似乎客观情势不允许，岳母打电话来要我晚上回家整理出些多多的衣物，她会叫小薰的小弟来取，并安慰我多多很听话很乖。

于是我又展开了一晚上的探险。

我当然先打开专属多多的衣橱，顺利地找到了他一大堆目前穿着的旧内衣裤，但也同样发现有十来件未拆封的，不同品牌不同价钱以及不同的购买地点。经翻检一番之后，我渐渐十分肯定小薰的购物习惯：若发现有比她已买了的货品还便宜的东西，她一定会补买很多，以使损失减至最低，若继续发现还有更价廉的，再买，以此类推。

真是傻瓜女人啊……我随意拆开一条新的——吓我一跳的好大一件！一时让我以为是小薰把我的放错了地方，但稍一留心，又发现比我惯穿的成人 M 尺码小得多了，我拾回刚扔掉的塑胶包装袋，上面清楚标明是适于十岁左右的男童穿的，于是我再一一检视每条新的，发现小自四五岁，大至青春期的男子尺码都齐全，而多多才三岁半，还

没开始穿前面开口的内裤，我相信若我们有个女儿，她必定连女儿的胸罩也准备有好些件了吧，有黛安芬有华歌尔，有在百货公司周年庆买的，有的是零码花车里低价购得的……但无论如何她是根本无法看到多多穿这些了，傻女人，烧饭洗衣之外在想些什么想这么多……

我赶快把这抽屉关上，怕疲倦的泪水滴湿它们。顺手拉开第二层抽屉，我看到大大小小各式的新鞋，自然从多多目前这年纪到进小学后的都有，我的天，傻女人！我把它用力关上，并发誓若最下层抽屉中是好几个小学国中的书包我绝不吃惊。

结果是好重的一抽屉的香皂，拿来洗一只大象都可以用上一年吧。我不耐烦地随意翻拣它们，都是寻常的美国进口香皂，其单块价钱大致介于二十至五十之间，可以看出台币升值和进口关税降低的轨迹。

我决定弄清楚个究竟，重新认识一下夜晚之外的白日的小薰。

首先我把她的衣橱打开，一股熟悉得令人心酸、只属于小薰的特殊香味儿没能阻止我，我惊讶于吊挂着的衣服全都是眼熟的，其间并没有貂皮大衣或什么的，便把最上层抽屉拉开……

全是毛巾。

除了小方巾和洗脸毛巾外，大多是浴巾，而且都是全新的，连常被小薰说对美无知觉的我都看得出它们的好质感与美丽。大多未拆的标签上说明它们单价大约在五六百元之间，有美国的 Cannon 牌，有去年才进口、密集广告之下被迫记得的 Martex 牌。

我不明白为什么常挂在浴室的浴巾从结婚用到现在、当中已隐有破洞，而小薰不曾换过新的。按这使用比率，这一整抽屉的足够我们用到老死……我完全困惑地继续打开下面一层抽屉并打赌猜不出其中有何物。

是好几套床单枕头套等，一样全是折痕清楚全新的，仅有两种花色眼熟却绝对没用过的：一是很民族风味印染满了大象图案，我记得是去年她跟岳母去东南亚玩在泰国买的，回来曾摊在床上展示给我看并快乐地说了一个她认为很便宜的价钱；另一套是她大嫂年初去深圳探过大哥携回赠她的汕头抽纱。

我跌坐在抽屉前发起呆，愈发不了解那么一个与我同床共枕生儿育子、照顾我、服侍我、熟悉到我已很长一段时间全无兴趣探究的女人，是不是她也早觉得我已无可供她探究，以致她其实深感乐趣地遨游在各个购物场所里，加减乘除地比较着一袋六包的卫生纸和单包买的哪样较划算，保卫尔牛肉汁是该买四百五十三克装售价三百四十一元的还是一百一十三克售一百零九元的……多多催她买冰淇淋，她其实并不厌烦地再默默心算单位价哪个品牌较便宜。

我瘫坐在地板上，不敢打开床下的抽屉，也不敢打开床头柜的三个抽屉，怕它们会再次令我讶异地告诉我小薰那个我完全不了解的一面——我想第一个抽屉满满是各种品牌的保险套，我发誓绝不吃惊，第二个抽屉会是未拆封够她用十年的丝袜，最下一个抽屉一定是各种化妆品保养品，虽然小薰从没化妆的习惯。

自行揭露谜底的结果是，不知我该算是猜中三分之一或是之二。最上一层果真是我原先所猜第三层的内容物，好多的化妆品及多多的婴儿油婴儿乳液凡士林油等等，中间一层全是新袜子，但都是我的，且可以推敲出这几年台湾男袜业的发展史：先是好多名牌仿冒品——鳄鱼、Fila、Polo……但凡臧得出的都有，我们办公大楼骑廊下每天中午都摆摊卖的，然后有好贵的三花牌防菌防臭棉袜，是国人自创品牌成功的产品……

最下一层我完全没摸着边的是一大堆各种大小家电的说明书及保

证书。我一一翻阅它们，重新忆起我们成家近五年的家电史，也才发觉不知不觉中怎么用了那么多东西，一份惠而浦冰箱的保证书让我想起结婚时买的国际牌怎么那么短命。我记得她要换新冰箱前曾礼貌地征询过我的意见，我也略表尽职地问她可有此预算以及旧冰箱要如何处置。她好像说，旧的要送给正念大学的小弟及其同学，他们在学校附近合租房子住，并说关税降低以后的进口冰箱比我们当初买的小多了的冰箱要便宜一些。

那么这份美国西屋八点二公斤超大容量的单槽全自动洗衣机保证书呢，也让我想起我们结婚时她大姐送的一台绿色雅致的双槽洗衣机，当时她要更换的原因好像是多多每天弄脏须换洗的就两三套，用原来的小洗衣机就必须天天洗云云，我已不记得有没有意见，只想起新的好大的差点后走廊就放不下的洗衣机来后几天，小薰曾拿一块乍看还好的手表给我看，说是买洗衣机送的，我当时还取笑她一定是为这表才买的，并好奇我和她都各有不错的表，要这种粗陋的赠品表做什么？

……想不起她的反应和答案了。于是我粗略地做了个统计，我们在已有 BETA 录影机后的很短时间又添过一台 VHS，只因为关税降低不买划不来；换过一次按键电话，因为那新机的颜色才配新换的椅垫。倒是始终没用过冷气机，因为小薰一吹冷气便会头疼，因此有三架凉风扇，一个房间一架，省得提来提去，那凉风扇是陆续买的，因此我也参悟出台湾这几年小家电的流行颜色，从日式的粉彩轻巧到欧式的简单大方无色系列；插电热水瓶有两座，都是日本象印的，一放餐厅一放厨房，我想原因跟日币大幅升值有关——不赶紧再买，不知道日币还会升到什么地步——我恍惚地想起这个当初曾令我发笑的理由。

还有种种，吸尘器、微波炉、烘干机、除湿机及好多更小的家电等等。

我已经不好奇这些开支的来源——事实上，小薰在刚入院时，还交给我一本尚有数万元的存折，并告诉我在岳母处还有多少，所以不可能到借贷的地步——我完全不能懂得印象里平静平常的她在盘算些什么，怎么会像头母兽似的穷凶极恶经营自己的巢穴，难道我曾羡慕过的可天天闲居家中的安适生活，竟还是会让她萌生我常有的置身荒原之感吗？我仿佛看到她生出毛来，长出长长的两只角，在一轮红日将落的荒野上哞哞作声地觅食，并随着黑暗即将来临的深沉暮色不时发出哀鸣，因为那里全然找不到食物，那黑黑的树影细看分明本是毁得只剩梁柱的大楼，那遍地荒草根本全是断墙碎砖垃圾，唯一存活的如以往亿万年历史的是她最怕的蟑螂……那些个日子里，我到底在哪里？在干什么？让她放野牛羊似的自谋生存而还满心以为自己是一手擎天遮蔽风雨的雄性……

如此，过去五年甚至婚前四年的生活也变得虚幻不实，我发现对她的了解甚至相处的时间，都比不上公司里随便一个我喜欢或讨厌的同事或我根本叫不出名字的小弟小妹，以至每天正眼看她的时间也绝对比不上对办公室里那几名天天换新装换发型的未婚女同事。

我试图回忆我们每天交谈的话题与情境，有多多前多绕在当晚所吃的菜上打转，比如这菜与食谱上的差距、她烧这菜时的种种意外、菜价、卖这菜给她的菜贩、讨价还价的过程、上菜场来回路上的见闻，等等。有多多后，自然就是这一天内多多的诸般行径，闯祸的、可爱的……除此外，传达意见所用的字至多不会超过三至五字，“中饭吃什么？”“客饭。”“电话费……”“我明天会缴。”“那条灰长裤？”“烘干机里。”等等。



但其实我们都并非沉默之人，小薰与岳母或姊姊哪怕天天电话也可讲上半小时一小时，我与同事讲起 NBA 或吕明赐也能惹得最讨厌体育话题的女同事抗议，可是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或许仅是我如此觉得，而她有另外不同甚至正相反的感觉，但再细想下去，小薰似乎从来没发过觉得生活单调乏味之类的抱怨，除了癌病发现并卧病医院的两个半月间，她几乎可以说是日子过得很有精神，也似乎不曾为日后多多入幼稚园后可能会有的无聊预作打算……我糊涂了，不是门铃声的打断，我也不想再对家里的其他任何可储物处做探索。

小薰的小弟接过我给多多收拾好的一大袋衣物后，也递给我一大包东西，语焉不详地交代着总之里面全是岳母所准备的各种吃食，见我让他进来坐，大概是奉岳母之命，反邀我找家啤酒屋吃宵夜去，本来此事无可无不可，但我想拒绝不去他反倒会高兴些吧，果然他如释重负地道再见离去，当了兵的人还跟多多似的喜怒形于色，大概也把岳母交代他的种种话语都当场忘光了吧。但我很高兴他来的这短短几分钟，及时把我自狂乱中拉回到一个虽是最悲伤也最简单的现实里，这是我自己的家，花了能挣钱以来所有积蓄买的，我刚刚死了一个感情很好的老婆，有个三岁半的儿子，我才刚过三十，以后的日子怎么样固不可知，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今晚会很寂寞，好想明天准时到无聊的办公室，接受同事们小心翼翼察言观色的问候，并面色黯然地偷听他们重复好正常好无趣的种种话题。

于是我打个电话给多多，没讲几句便被岳母接过去，大概是怕多多的童言无忌会提到我无法回答的伤心问题，因此两个只能说谎的大人相对无言了。

好半天，岳母哑着嗓子说：“妹妹在我这里放着有四十万，看你要不要拿回去还是继续放利，她本来想帮你买辆车的，说有一种意大